

历史与现实：鄱阳湖传统渔业生产习俗与地方社会建构——以鄱阳县古渔村管驿前为例

程宇昌¹

(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南昌 330089)

摘要: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悠久绵长, 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 绿色、生态、共享、创新是当今时代新主张, 而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的传承与保护的历史价值与现实需要, 是当代社会建构的最好回应与注脚。当前,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面临消亡, 究其主要原因是渔具的现代性、渔人的功利性、保护的缺失性。从历史弘扬与现实发展的角度, 以保护与传承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为中心, 建设“四区”, 即古代官驿文化景观区、传统渔业生产习俗博物馆区、传统渔业生产体验区和渔民文化饮食食品享区, 呼应当下政治新主张, 建构地方社会新发展, 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家战略的执行。

关键词: 鄱阳湖; 古渔村; 管驿前; 传统渔业习俗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0448(2017)01 — 0109 — 07

DOI:10.13764/j.cnki.ncds.2017.01.017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是江西的母亲湖, 是镶嵌在祖国辽阔大地的一颗夜明珠, 其历史价值与现实功能无法比拟。自古以来, 鄱阳湖区域农渔业发达, 俗有“鱼米之乡”之美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区域社会研究风生水起, 鄱阳湖区域的研究亦不断升温,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鄱阳湖民间信仰的研究, 主要有魏斌的《宫亭庙传说: 中古早期庐山的信仰空间》^[1]; 二是鄱阳湖区域渔业的研究, 主要有尹玲玲的《明代江西鄱阳地区的渔业经济》^[2]、梁洪生的《捕捞权的争夺: “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等^[3]; 三是鄱阳湖区域生态环境的研究, 主要有许怀林等的《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等^[4]; 四是鄱阳湖区域经济与旅游研究, 主要有何雄伟的《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策略——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等^[5], 而直接与本文主旨——鄱阳湖传统渔业习俗相关的研究不多, 仅有邱国珍的《消失与变异: 管驿前村渔业习俗调查》一文^[6]。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绿色、生态、共享、创新是时下社会的政治主张与现实要求。而鄱阳湖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的传承与保护, 建构地方社会发展新模式, 正好呼应这一时代新主张, 也有力地回应了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当前, 管驿前村传统渔业生产习俗几乎濒临消亡, 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 以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的保护与传承为视域, 探寻绿色、生态、共享与创新型的社会发展模式, 试图建构地方社会发展新路径, 古为今用, 因此, 笔者不揣鄙陋, 抛砖引玉, 求教方家。

一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

¹收稿日期: 2016 — 12 — 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以来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习俗与地方社会建构研究”(16BZS114)。

作者简介: 程宇昌(1977 —), 男, 江西鄱阳人, 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从事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

生产习俗的主要概况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村史悠久，渔史约六百余年^{[7] (P111 - 116)}。自古以来，渔民们临水而居，打鱼营生，传统渔业生产历史悠久绵长。2014年10月29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摄制组专程来到古渔村管驿前，摄制其传统渔业生产习俗，2015年春节期间的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全景播出管驿前村传统渔业生产习俗情况，一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古渔村管驿前是笔者长期田野社会调查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也是笔者少时就读中学的所在地，对其民风渔俗知晓甚多。全村500余户，人口2600余人，纯渔户约50余户，原来的渔户大多早已脱离渔业。如今，村里政策规定，村民可选择两种户籍，一种是渔户，一种是街道社区户口。而选择渔户的人家仅有50余户渔民，享受国家有关渔业政策与补贴，他们常年仍以打鱼为生。对于村里非渔业生产的原渔户而言，渔人辛苦，常年与水为伴，生活清苦，放弃祖业——渔业，上岸从事其他行业，是当下许多渔人的选择。再者，鄱阳湖过去鱼多、鱼好打的大好形势已成历史，加之鱼养殖业的发展和捕鱼技术的现代化，传统渔业生产手段早已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为探寻古渔村传统渔业生产的历史脉络，就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主要情况简要概述如下。

1. 渔船

古渔村管驿前的渔船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网船、钩船、鸬鸟船、镣船，均是木质结构。

网船有三种，一是大网船，载重3—4吨，8桨1梢，十多个人划行。使用这样的渔船作业，一般是渔户们一起围捕，大网船的左右是双划，捕捞时，两只网船从湖心对绕撒网，形成包围圈，船靠岸，人下地或水，拉网的两端进行合拢围捕。有的也会使用三只渔船，两只小渔船在一端拉住网绳，大渔船则绕湖撒网、靠岸，两端扯网围捕。有的渔家还会配备一只大网船生火做饭，船有雨棚，供避风、躲雨、贮鱼、做饭等。二是高网船，船载重4—5吨，一船多桨，四五个人划行。使用高网船的渔家，多是团体作业，渔民们用两只高网船，相对绕开撒网，在河中围捕，同时配备一只小船，运送鲜鱼和后勤补给，这样效率较高。三是跑风网船，使用跑风网船的也是团体合作，两只跑风网船在河中撒网，网在两船中间，船分两边，各拉一端并开前进。网下有若干小网囊，鱼入网进囊，起网取鱼，遇上鱼群，一网上百斤，收入可观^{[8] (P347)}。钩船，属双桨划行，船上有雨棚，一人划船，一人放钩捕鱼，休息、劳作均在船上，夫妻船、连家渔船多属此类。

鸬鸟船，一般两船配合，一大一小，大船一吨左右，小船半吨以下。大船有雨篷，一人在后舱驾驶，一人在前舱指挥鸬鹚捕鱼；小船一人划行，跟随取鱼，赶鸟归群。

镣船，属农村副业渔船，船体小，载重半吨左右，船上空舱，在作业时，一人划船，一人用镣捕鱼，早去晚归，平时镣船又可水上运输。

渔船，沿用至今，动力方面大多改为机械动力，传统的人力渔船已不多见；而个别渔家的渔船，仍是人力划船，或在水浅地带，即使有机械动力的船只，人们还会用桨划行。管驿前村的渔船有一特点，能“活水养活鱼”。一般在船头的前两个舱的两侧壁上凿几个洞，让湖水进来，同时在这个船舱内布上一个网兜，捕获的新鲜活鱼就养在网兜的前舱内，船前舱的水与湖水连通，保持了前舱水的活性，鱼的活性良好，“活水养活鱼”即源于此。为便于行走，在活水鱼舱的上面铺设活动的木板，村里老渔民刘维亮专门带笔者查看渔船，指认介绍管驿前渔船的“活水养活鱼”特点与原理。

2. 卡钩捕鱼

卡钩是古渔村管驿前一种特殊的传统渔业生产工具，应用历史早，简单易行，生态环保。针对卡钩，笔者在管驿前村田野调查时，进行了认真调研，并请老渔民亲自示范制作。“卡子”为何物？它就是将一根小竹枝，用刀劈成细条，再用刀将竹枝条两端削尖，约一寸许，好比我们现在用的牙签，但比牙签又稍短，弹性实足，对折不断。熟练工一天可削几百个“卡子”，削“卡子”的刀也非常讲究，由铁匠专门打造削“卡子”刀，刀小锋利，有手柄，方便使用。削卡子时，还有专门的小四方桌，桌子

上垫放一块木板，用于削垫。在上世纪 60 年代左右，一千个“卡子”约 2 元，价格较好，削卡工收入可观，故管驿前村家家户户加工削“卡子”，“卡子”销售亦远近闻名。

削“卡子”看起来简单，具体制作还是有一定的流程与复杂性。如卡子插入的芦苇杆孔的制作也有讲究。一般工序是：芦苇杆砍伐回家后，再将芦苇杆放在农村土灶台的大锅内用沸水煮半小时，然后捞出，放太阳下暴晒芦苇杆。晒干后，用侧刀切断芦苇杆，切断的芦苇杆长度较短，约 0.2 厘米左右，大小刚好能隐藏“卡子”的两竹尖和饵料，方便鱼的咬噬、吞食卡钩。

“卡子”、短芦苇杆孔、鱼饵、小铁石、浮标及长细线，组成一套“放卡子”独特的捕鱼工具，这套工具制作成本低，方便易行。装卡钩的材料，除了芦苇杆外，还可用农村的稻草杆替代，渔家多会挑选一些较粗的稻草杆，同样，须用沸水煮杆，增加杆的硬度和韧性，使得杆孔内装饵料和卡钩不易破裂。在管驿前村传统渔业生产中，这一套卡钩捕鱼工具最为普遍，制作简单，其主要部件就是“卡子”，故削卡子成为家庭妇女的副业，空闲时期，就在家“削卡子”。其一可以自家捕鱼使用，其二也可以卖钱补贴点家用，至今，管驿前村仍有极个别村民在家“削卡”，用卡钩捕鱼。

“放卡子”的时间也有讲究，晚放早收。黄昏的时候，渔家选好地段，放卡子水域要求无船、无风。一家渔家放的卡线一般有十几篮子，第二天一大早，天刚刚放亮时，渔家便去收卡钩。卡钩捕鱼，多少不一，多时有上百斤，少时也有几十斤。卡钩是古渔村管驿前村最具传统与特色的历史文化图腾，是渔业历史的活化石，传承至今。随着时代的变迁，渔业生产工具的现代化，铁钩的发展及其生产的工业化，卡钩捕鱼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如今削卡子的渔家，可以说极其罕见。2014 年底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来古渔村管驿前村采访，村里老渔人才特意搬出工具来表演一番。

除了传统的“卡钩”外，就是铁制空钩和饵钩了。在管驿前村，空钩和饵钩的生产已然机器化了，从事机器生产鱼钩的人家有近十户，他们的鱼钩远销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区，销量好，价钱高，管驿前村已经发展成为鱼钩生产的重要基地。

管驿前村民有 2600 多人，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都能从事鱼钩生产。村民戴金亮说：“开始是手工打造的，后来才采取机械化作业”。所以，管驿前的村民老辈人，不管男女老少大都有一手过硬的鱼钩生产技术。具体鱼钩生产一般经过拉丝、裁剪、磨浆、做钩、淬火等十来道工序。这里的鱼钩不仅造型美观、品种齐全，而且硬、韧度适宜，防腐蚀能力强，抗拉力均衡等，是鄱阳湖特有的鱼钩生产基地。

3. 鸬鹚捕鱼

鸬鹚捕鱼是一种传统的特殊捕鱼方法，鸬鹚是捕鱼的水鸟，经人工饲养、驯化而成为渔户专门的捕鱼工具。在捕鱼前，渔人们先将鸬鹚的食道即脖子处用干稻草杆捆住，不能太紧，只不使它吞食捕获到的大鱼。在捕鱼时，一旦鱼鸟抓到鱼，渔家会用一个长柄的小网兜，将鸬鹚兜到船上。故此，鸬鹚捕鱼一般有两只船，一大船生活用，鸬鹚停息，一小船专门收鸬鹚取鱼，捕到鱼后，渔夫会用小鱼奖赏鸬鹚，再赶入水中捕鱼。

在管驿前村，鸬鹚捕鱼比较普遍，仍有十余户鸬鹚捕鱼渔民，其渔业生产主要工具就是鸬鹚。建国前，一只鸬鹚的价格不菲，用鸬鹚捕鱼的人家，大多生活较为富足。老渔民刘维亮介绍说，他以前就从事鸬鹚捕鱼，对鸬鹚的习性非常了解，鸬鹚属于卵孵动物。在解放前，管驿前村是远近闻名的鸬鹚生产基地，买鸬鹚的客户多来自广东、江苏等地，络绎不绝。鸬鹚蛋较大，鸬鹚孵化一次一般有十几只，刚出生的鸬鹚非常小，仅拳头大小，全身光溜溜的，没有绒毛。与鸭子和鸡出生时不同，小鸬鹚刚出生的一两个月需专人精心喂养，小鸬鹚吃的是小鱼的肉沫，即将小鱼剁成肉泥，逐只的人工喂食，约半个月后长出绒毛，两个月后羽毛丰满。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管驿前鸬鹚孵化生产几乎停滞，因鄱阳湖区防治血吸虫，湖区水域及沼泽撒过药物，鸬鹚吃过鱼或微生物后，鸬鹚生出的蛋基本变质，鸬鹚蛋壳软化，无法孵化，村民只有远赴山东沿海一带采购鸬鹚。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渔民经济收入的好转，管驿前村鸬鹚捕鱼的渔户渐次增多，目前有十余户，鸬

鸬的价格也一直不菲，一般成年鸬约 2 000 元左右，寿命二三十年左右，所以，鸬捕鱼渔户，大多经济条件较好。关于鸬的驯捕，刘维亮老人介绍说：“鸬要驯养，小鸬羽毛丰满，基本长大后，就可下水作业，一般下水作业时，要老鸬带小鸬，将‘一老一小’同时赶下水，小鸬会学老鸬的样子，钻到水底抓鱼。”

鸬捕鱼，因时季不同捕获量也不同，一般“春少冬多”。在管驿前村，有这样一句谚语：“春捕鲢，夏捕鳊，秋捕杂色，冬捕鲤”，特别是冬季，是鸬捕鱼的大好时节。因冬季进入枯水期，水浅，鱼活动不非常灵活又较集中，故冬季鸬捕鱼量为增加。而在春季，湖水涨满，水域面积大，湖水混浊，鱼分散，加之禁湖期较长，故春季鸬捕鱼量最少。

4. 水神信仰

古渔村管驿前西南角有庙，叫晏公庙，庙史与村史大抵相当，有六百余年。康熙《鄱阳县志》载：“晏公庙在城西柳林津，祀元文锦局堂长晏戊仔，洪武间，官民舟楫出泊必禱。”^{[9] (P319)}文中柳林津即是管驿前村之前称，史料载“官民舟楫出泊必禱”，已然指出官民乘船出行或停泊船只，均要祭祀晏公庙。晏公庙内供奉的不仅是晏公神灵，还有多位水神神灵，如定江王、金龙四大王、萧公、杨泗将军等，这些都是水神神灵，而且是鄱阳湖水神之主神，如定江王^{[10] (P14)}。“在管驿前村，家家拜神，户户祭晏公，晏公庙内供奉的晏公、定江王、萧公、金龙四大王等诸位神像，形成了以晏公为中心的鄱阳湖渔民信仰体系，晏公庙成为渔民信仰的集合体”、“祭拜晏公庙神像成为渔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晏公庙是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历史信物与名片，也是管驿前村渔民文化的重头戏。”^{[11] (P133)}显见，晏公庙是管驿前渔民的精神支柱，渔民们出行与打鱼必到庙里祭拜祷告，百余年来，历来如此。笔者在管驿前田野社会调查，老渔民刘维亮介绍说：“渔民出行祭拜晏公庙是‘规定动作’，求的是心理，拜的是平安”“晏公庙每两年还要举行庙会，那才热闹呢”。从老渔民的言谈之中可见，祭拜晏公庙是古渔村管驿前渔民出行与打鱼的传统，同时，晏公庙会也成为古渔村管驿前重要的传统习俗活动之一，晏公庙会也被列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总之，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多样，仅传统渔业生产工具就有十几种之多，其捕鱼方法也是五花八门，各有不同。每一渔业生产工具，都凝聚一段文化历史，都凝集一代又一代渔人的辛劳与智慧，尤其是晏公庙与晏公庙会，极具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

二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的主要特点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方法多样，就其主要生产而言，渔船是渔业生产的首要必备工具，是渔人出行的载体，又是渔人远距离作业时的工作与生活场所。其次，它也是渔业生产工具，用于储存运输活鱼。可见，管驿前渔村传统渔业生产工具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其主要特点如下：

1. 生态性

在历史上，鄱阳湖古渔村传统渔业生产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不管从鱼生产的总量，还是渔船的数量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渔业生产的过程来看，古渔村渔业生产工具，传统古朴而又不失巧妙，尤其是卡钩钓鱼，削卡子和放卡钩，生态环保。据管驿前老渔娘戴美霞介绍，卡钩捕获的鱼一般较大，小鱼的鱼嘴小，无法吞食卡钩，也就无从捕获，所以卡钩捕鱼捕获的鱼一般一斤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又维持了鱼的生态。从捕鱼工具本身而言，卡钩材质天然易有，纯手工制作，是古代人工智能下的产物，是古法捕鱼遗存少有的“活化石”之一，安全无害，晚上放卡钩线，早上收卡钩，捕鱼者老少皆宜。

对于渔业主要生产工具——渔船，其“湖水养湖鱼”的原理，设计巧妙，运用了物理学的连通原理，使得鱼儿捕获后依然能在其原有生态环境中喂养，待渔人上岸后打捞销售，巧妙的解决了鱼儿捕捞后的存活问题，使得鱼儿鲜活如初，表现出捕捞的生态性与人文性，又表现出人、水、鱼、渔的和谐文化。同样，鸬捕鱼，因鸬鸟的咽喉处的轻扎，鸬无法吞食小鱼，也不会伤鱼，鸬捕鱼，鱼鸟无伤，保持了江湖水面鱼的生态性。对于渔人而言，凡鸬捕获的小鱼，渔人大多取下扔回湖中

放养，朴素的人渔和谐思想，在管驿前老渔民们口口相传中又代代相继，影响一代又一代管驿前渔人。因此，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的生态性弥漫整个江湖，尤其是古渔村管驿前，生态性亦成为古渔村管驿前渔业生产的主要特点之一。

2. 群体性

就古渔村管驿前村削卡子而言，全村家家户户削卡子，集体劳作，群体活动是卡钩生产与捕鱼的劳动景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管驿前村是卡钩生产的主要基地，远近闻名，渔家或渔业爱好者多赴管驿前村购买卡钩，管驿前卡钩的生产需求量几乎供不应求，村里壮丁外出捕鱼，妇幼老少在家削卡子，分工合作，人人皆是卡钩生产能手。再以鸬鹚捕鱼而言，鸬鹚捕鱼的主要生产工具——渔船，一大一小，大的用于生产生活，小的专用于渔业生产，捞取鸬鹚，捕获鱼儿，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求分工合作，要么全家集体行动，要么几家渔户集体出动，分工协作。同时，在传统渔业生产过程中，渔民们集体劳作是日常场景之一，如围捕，如集体织网补网等。可见，群体性是传统渔业生产的主要特点之一。

3. 历史性

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历史悠久，从渔史来看，古渔村传统渔业生产少有六百余年，多则难以考究，用老渔人刘维亮的话说“渔史千年，管驿前”。“管驿前村史悠久，村子初叫‘柳林津’，其史可溯及宋代。在明代，村前有官驿，即鄱阳驿，亦称芝山驿。时光流转，社会变迁，‘柳林津’的村名远远比不上‘官驿前’村介绍与说明其地理方位来得精准与方便，时至今日，‘柳林津’渐渐淡忘出人们的印象，‘官驿前’的叫法逐渐取代‘柳林津’。在鄱阳县地方方言中，‘官’与‘管’、‘馆’发音不分，方言中人们常将‘官’读成‘管’或‘馆’，因此，古代修志的文人们在《鄱阳县志》里常有‘管驿’和‘馆驿’的两种写法，而书写较为多见的是‘管驿’，‘管驿前村’由此而来”^{[12] (P116)}。

在渔业生产工具方面，卡钩钓鱼、鸬鹚捕鱼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都属于人类捕鱼生产的早期工具，其朴素的传统渔业生产思想，源于捕鱼的历史性与原生性，同时，生态的原生性与历史性也总是相辅相成，不谋而合，两者或并存、或相继，都表现出古代先民的勤劳与智慧。

三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

生产习俗面临历史困境的主要原因历经百年风雨，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消失殆尽，笔者在管驿前村田野社会调查时发现，整个村庄已难找出一个传统渔业生产工具，仅鸬鹚捕鱼还兴盛依旧。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面临着濒临消亡的境地，究其原因如下：

1. 渔具的现代化

随着社会现代化不断发展，渔具的现代化步伐也不断加快，渔业工具也逐步现代化。一是现代电鱼器械的产生，使得渔业“雪上加霜”。电鱼的电杆入水，大小鱼全被电晕或电死，完全是竭泽而渔。国家虽三令五申，严禁电网捕鱼，严禁电设备捕捞，但仍有不法分子在功利性的驱使下屡禁不止。二是渔具本身的更新换代。传统的渔业捕捞讲究集体、讲究协作劳动，而现代的渔具已然破了这个“局”。现代渔具大多讲究的是“单兵”作战，或以一家为单位，小型协作，渔具的现代化，使得传统渔业生产失去存在空间与土壤，传统渔业生产工具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电机时代下，半机械化或全机械电子化渔具已经完全取代了原有的人工捕捞渔具。

2. 渔人的功利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思潮也日趋复杂，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日益泛滥，这些也影响到长期在湖边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们。自古以来，打鱼辛苦，渔民们长期与江河湖水为伴，靠天吃饭，起早贪黑，体力劳作大，生活清苦。元代诗人傅若金作《棹歌》云：“生儿不作渔家子，生女莫嫁征夫儿；征夫年年好远别，渔家朝暮不相离^{[13] (P342)}”，可见辛劳是渔人的代名词。然而现实功利心的使然，传统渔人多弃渔改行，上岸从事它业，管驿前村原来全村老小皆能渔与皆为渔人的时代一去不返。在功利心的驱使下，渔家纷纷放弃传统渔业生产工具，追求超额利润，他们往往竭泽而渔，电鱼、药鱼，大鱼、小鱼统捕的心态，可见，功利性是传统渔业生产濒临消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3. 保护的缺失性

在渔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渔业生产工具退出江湖，其渔业习俗也随之消失殆尽。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历史事物总是随着时光机器的运转而变迁，或遗弃在历史的尘埃里。因此，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传统，传承传统，挖掘民间文化，深耕区域社会文化，探寻历史过程中的“蛛丝马迹”，探析区域文化历史变迁中的“真金白银”，是时下学界同仁的共同责任与历史担当，也是社会各界的共同期待。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传统渔业生产习俗几乎消失殆尽，其传统生产习俗多储存于老渔民的记忆空间，此或因传统的重视不够，或因保护措施不够，或因保护完全缺失。因此，保护的缺失性是传统渔业生产习俗陷入历史困境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

生产习俗的现实建构与主要路径通过文献梳理与田野社会调查，笔者深切感受到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历史的悠久与文化的璀璨，保护与传承传统渔业生产习俗形势紧迫。同时，保护与传承传统渔业生产习俗对于时下社会建构与发展，呼应当前时代新主张，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引领意义。因此，以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为中心，建设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民俗旅游风景区，着力打造管驿前村的“一中心，四区”，即以传统渔业生产习俗保护与传承为中心，建设古渔村管驿前“四个文化景观区”，实现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的传承与保护。具体建构与主要路径如下：

一是打造管驿前“官驿”文化景观区。古渔村管驿前原名“柳林津”，后称之为“管驿前村”，其名由来即因村前的“官驿”而来，此前文已述。而关于“管驿前村”之官驿，《鄱阳县志》载：“芝山驿，在南保坊，洪武八年，知府王哲即旧廨增修，元曰鄱江驿，后名鄱阳驿，洪武九年，改名芝山驿，今裁”。^{[14] (P327)}官驿，在古代是往来各地公干的官员们专门休息与歇脚之地，驿站有驿丞，专门负责接待各地往来的官员，迎来送往，提供官员食宿与马料。因此，官驿有严格的驿站制度，形成了独特的驿站文化。

重建管驿前之“官驿”，通过官驿之驿站文化，让人们了解古代官驿的接待制度，增添古渔村管驿前渔业民俗旅游的历史文化意蕴，使得管驿前村的官驿重现江湖，屹立在鄱湖之畔之鄱江之滨，使得人们真实感受官驿文化的特点与特色，了解管驿前村的历史与由来。

二是建设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博物馆。在古渔村管驿前，传统的渔业生产工具几乎消亡殆尽，整个村庄难以找出一件传统的渔业生产工具，这些工具多储存在老渔民们的记忆空间。建设传统渔业生产民俗博物馆是时下保护与传承渔业生产习俗的有效与最佳途径之一，收集民间各种各样的传统渔业生产工具，用实物、图片、文字及音像方式展示，使得参观者有实物的观感，有文字的记忆，有图片的说明，有影像资料的立体感受，形成全方位的感官式学习与了解，实现保护中传承，传承中发展，发展中弘扬。再者，建设传统渔业生产民俗博物馆，是打造县市、乡村生态经济的有力回响，具有较高的现实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地方社会建构与发展的主要途径。

三是建设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体验区。古渔村管驿前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村前有鄱江，村后有晏公庙，村庄沿河岸而建，狭长绵延近 1 公里，打造传统渔业生产体验区，条件合适，地点适宜。如在村内的鄱江边，划出几十亩水域，以传统渔业生产

工具的捕鱼为特色，请老渔民捕鱼表演，将传统捕鱼的文化性、历史性、群体性及其独特性相结合，倡导人、水、鱼、渔的和谐生态观念，建构与传播和谐社会价值观，使得传统渔业生产具有现实性、趣味性与教育性。

在体验区，游客身临其境，也可亲自操作与捕鱼，使他们真实体会传统渔业生产的独特性与趣味性，使得参观者在体验中感受与学习，在体验中传承与弘扬，构建朴实的生态社会价值观。在观念上，树立人们崇尚自然、崇尚和谐的文化，使得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绵延相继，实现古渔村管驿前渔业文化与渔业经济的新突破，建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新模式。

四是建立管驿前传统渔民饮食文化品享区。古渔村管驿前渔人们不仅会打鱼，而且还会烧鱼。渔夫们打鱼，渔妇们协作劳作并生火做饭。每天的打鱼生活，鱼自然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食材，吃鱼是渔家的“家常便饭”，烧鱼也成了渔妇们日常工作之一。天天吃鱼，为吃不腻，吃不烦，女人“绞尽脑汁”变着法烧鱼。在管驿前最为有名的菜就是“湖水煮湖鱼”、“雪菜烧黄丫头”、“酒糟鱼”等，这些做法，通过一代又一代渔人的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形成了独特的古法烧鱼的饮食文化特色。建立管驿前传统渔民饮食文化品享区，通过管驿前村的地方招牌名菜，品享原生态的古法烧鱼的鱼香美味。加之，渔歌、酒、渔鼓、晏公水神信仰是管驿前村渔民文化的主要内容，生态性、群众性、文化性是管驿前村渔民文化的主要特点，极大地丰富了管驿前村渔民们的生产、生活^{[15] (P248)}。因此，以渔民文化为媒介，建设管驿前渔民饮食文化品享区，吸引八方游客，打造生态文化与生态经济，建构管驿前村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气象，回应当前社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时代新主张。

五 结语

古渔村管驿前村史悠久，渔史绵长，是鄱阳湖渔业文化的摇篮。古渔村管驿前村全村 500 户，2600 人口，全村户口分为城镇社区户口和渔民户口两种，如今仍选择打鱼的人家仅 50 余户，他们继承与发展着鄱阳湖区渔业文化。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的主要载体——渔船，其巧妙设计，利用连通原理，使湖水进舱，实现“湖水养湖鱼”。此外，卡钩捕鱼、鸬鹚捕鱼是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的另一特色表现。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管驿前是远近闻名的卡钩生产基地和鸬鹚喂养基地，吸引四方来客。此外，管驿前村晏公庙，是水神信仰的集合体，也是鄱阳湖水神之主神神灵的结合体，一代又一代管驿前渔民祭拜晏公庙，渔民们出行必祷，祭祀晏公庙成为管驿前村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的重要内容之一。显而易见，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生产的生态性、群体性与历史性，从历史角度观察，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极具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形成独特的鄱阳湖传统渔业文化。

随着渔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渔业生产几乎消失殆尽，时下鄱阳湖区电鱼、药鱼，竭泽而渔的现象时有发生，国家虽三令五申，而渔人的功利性、渔具的现代化、生态保护的缺失性等，严重破坏了渔业的生态，打破了人、水、鱼、渔之间的和谐。因此，推陈出新，渔业生产既要提倡传统渔业生产朴实的生态观念，又要走现代渔业生产与养殖的“新路”，同时，更需要建构渔业地方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实现新旧交替，传承与发展并重，共同维护渔业生态环境。

时下，“生态、绿色、共享、创新”是当代社会建构新主张，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大道。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渔业生产具有朴实的唯物生态观，讲究人、水、鱼、渔的和谐，崇尚自然。从现实的角度看，传统渔业生产产量低，渔业作业方式落后，渔人劳作辛苦，传统渔业生产习俗将消失殆尽。然而，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即以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的保护与继承为中心，以传统渔业生产的民俗旅游为龙头，着力打造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民俗文化景观村，建设“四区”，即官驿文化景观区、传统渔业生产习俗博物区、传统渔业生产体验区、渔民饮食文化品享区，以民俗旅游为场域，民俗的“‘旅游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保护民族文化的作用”^{[16] (P29)}。因此，建构管驿前村传统渔业生产习俗景观区，将村族民众融入传统的祖先血脉——传统渔业生产习俗，实现村族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的认同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文化的趋同性和广泛性，也最终实现文化的整合^{[17] (P84)}，使之重新焕发生命力，凝集人心，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实现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的传承与发展，吸引八方来客，建构地方社会新发展。

参考文献:

-
- [1] 魏斌. 宫亭庙传说: 中古早期庐山的信仰空间 [J]. 历史研究, 2010(2).
- [2] 尹玲玲. 明代江西鄱阳地区的渔业经济 [J]. 中国社会经济史, 2000(2).
- [3] 梁洪生. 捕捞权的争夺: “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 [J]. 清华大学学报, 2008(5).
- [4] 许怀林. 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 [M].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 [5] 何雄伟. 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策略——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J]. 企业经济, 2015(10).
- [6] 邱国珍. 消失与变异: 管驿前村渔业习俗调查 [J]. 民俗研究, 2001(3).
- [7] 程宇昌.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村史考 [J]. 农业考古, 2015(6).
- [8] 江西波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波阳县志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9.
- [9] 鄱阳县志 [M]. 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 [10] 程宇昌. 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水神信仰初探 [J]. 南昌工程学院学报, 2016(10).
- [11] 程宇昌. 鄱阳湖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探析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10).
- [12] 程宇昌.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村史考 [J], 农业考古, 2015(6).
- [13] 丘良任, 潘超, 孙忠铨, 等. 中华竹枝诗全编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 [14] 陈骧, 等修. 张瓊英, 等纂. 鄱阳县志 [M]. 道光四年刊本.
- [15] 程宇昌.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渔民文化初探——以管驿前为例 [J]. 农业考古, 2015(3).
- [16] 王学基, 孙九霞. 民族旅游地的文化展示与“旅游域”建构——以三亚槟榔谷为例 [J]. 旅游论坛, 2015(2).
- [17] 程宇昌, 温乐平.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 以明清鄱阳湖区许真君信仰为例 [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5).